

长篇小说

今夜 星辰璀璨

岩波◎著

B R I G H T S T A R S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篇小说

今夜 星辰璀璨

岩波◎著

B R I G H T T A R S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夜星辰璀璨 / 岩波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034 - 9257 - 0

I. ①今… II. ①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9948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揪心的五辈单传	9
第 二 章 食古不化	25
第 三 章 女强人与四闺女	42
第 四 章 美丽的罗斯玛琳	60
第 五 章 下雨天留客天	75
第 六 章 贞贞的发屋	99
第 七 章 悖论也有意义	117
第 八 章 横生枝节	136
第 九 章 不畏浮云遮望眼	152
第 十 章 少说话是藏拙之道	168
第十一章 什么叫赚快钱	184
第十二章 头上三尺有神明	200
第十三章 博爱不是泛爱	216
第十四章 祖宗的圣训	233
第十五章 个人富与众人富	251
第十六章 走钢丝	269
第十七章 无花果	285
第十八章 殷切的祈盼	302
尾 声	321

楔 子

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脸蛋冻得通红的妙龄少女气喘吁吁爬上五楼来敲我的门，让我十分惊诧。待进得门来，方知她是镇上德高望重的退休中学校长黎锦文的孙女。她怀里抱着好大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手写的方格稿纸。这年月还有用稿纸手写稿件的吗？每页三百六十格，是三十年前流行的稿纸，每页都是钢笔楷书，工工整整，一丝不苟。黎锦文是我的忘年交，一个胸藏锦绣却异常邈邈，外貌与学养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间传奇人物。他在镇上声名显赫，人脉广泛，多年来作为镇上最有资历的文化人，不光掌管着一个鼓乐班子，他的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更是远近闻名。这包稿件，是他写的一本关于本镇村官的故事，里面引用了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一旦我认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让它卷入辩论的危险里，我觉得那好像一盏灯，来回摇晃就可能熄灭。”故事中的主人公丁辰星与姚贞贞不一定读过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但却是这么做的。他们力排众议，沿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奋力前行。狂风暴雨，急流险滩，不在话下。

黎锦文说，托克维尔二百年前即已成名，他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思想界不朽之作，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大学的基础教材。2012年中央一位领导郑重地向中国的专家学者推荐了这本书，使其一时间洛阳纸贵。还有个领导曾经来黎锦文家乡检查指导工作，接见了他这本书的主人公丁辰星与姚贞贞，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或扭转该村落被动局面有功，得到褒奖。黎锦文在此斗胆夸口，这个大领导和托克维尔、丁辰星等诸人应该算一类人，至少他们的思想脉络是相通的，然而也是不同寻常的。

我看了黎锦文这本书的原稿，思想深刻，文字深邃，间或有些艰涩，他毕竟不是擅长文艺创作的职业写手，但里面丁辰星与姚贞贞的故事具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戏剧性，更带有厚重的历史感与残酷的现实性，引起我这个职业写作者的极大兴趣。轻易不沾酒的黎锦文郑重其事地请我吃饭并破例喝了一次“大”酒以示诚意，带着醉意叮嘱我：“你把它加工成小说吧。但写到我的时候笔下留情。”还说一旦此书杀青，他家里收藏了五十年的一瓶直沽高粱酒将与我共享。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姚贞贞却通过黎锦文找到我，对我说：“镇上的事随便写，但不要写我与丁辰星的关系。”她现在是一个区的区长，不知是因为谦虚还是提起前夫伤心。但他们都身在故事之中，曾经的人性的光芒与历史的脚步如此紧密地相映成趣，怎能让我这个写作者罢休……

土坯房，黄泥路，苇塘后河三棵树；

前有车，后有辙，千年古村故事多。

丁家长，刘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

辰星高，三凳矮，人心定评没法改。

据我所知，多年来，描绘和讲说丁家堡的顺口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人们也一直在口口相传。苇子坑、后河至今都在，三棵老树早已作古，原址上翻新的树木不知换了多少茬，村里村外的树木已经以千百论。而丁家和刘家的故事仍在继续，谁“高”谁“矮”却已初见分晓。事情应该从这一年说起：

夏去秋来已半月有余，北方大地上空火炽的太阳依旧晒得人脸上冒油。夕阳西下，出了一天臭汗的丁家堡村的村民们，稍事休息，又开始为大炼钢铁热火朝天挑灯夜战砌高炉，而丁老倔却佷咕在自家土炕上热火朝天吭哧吭哧干那自以为最重要的事。

丁老倔夜晚往高炉上背砖的时候，照耀工地的马灯不够亮，让他一脚踩空摔了下来，背上的耐火砖太沉了，扯带他跌掉两颗门牙崴了脚，嘴唇肿得像猪，有了硬邦邦的“工伤”理由，他获得三天病假。两天前，被确定往高炉背耐火砖时，他就提出异议：“我们农

民祖祖辈辈都在种庄稼，炼个球的铁呀。”断然拒绝。大队书记道：“那就扣掉你半年口粮。”呸，岂有此理。不过他无计可施。全家，不，全村，不，各村，都指望着生产队和大队年终分红，那是一年劳作的成果所在，他岂敢拂逆。

丁老倔是带着气上高炉的，一张黑黢黢粗刺刺的面孔拉长得像驴脸。当他挨了摔以后，有人便怀疑他在使苦肉计，要他说说清楚。大队书记网开一面，放了他。丁老倔捂着嘴抬眼看那昏黄的马灯高声诅咒的时候，一颗流星拖着长尾倏地从头顶划过，一个热浪也倏地从他心头滚过。他突然感谢起那昏黄的马灯来，是马灯让他摔了跤才看到流星——看到希望的。他到家后顾不上用盐水漱口，嘴角挂着血渍，即支走三个闺女，插了门，搂过老婆宽衣解带起来。老婆叫丁香花，是丁老倔已出五服的一个远房堂妹，生性老实蔫吧，村里人都说她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倒不出来”的主儿。生不出儿子，似乎理屈，丁老倔几时想干，丁香花便闭了嘴以自己单薄的身体奉陪，不敢抗拒。大半夜，三个闺女挤在院子角落的柴草垛旁，搂抱着睡着了。丁老倔干得忘我，忘了门外的三个闺女。

那一晚，从高炉上摔下来三个人，全都跌得鼻青脸肿，口鼻流血，其中一个还跌折了腿。村里年龄最大的老者发了话：“勉为其难的事就不要干了吧。”于是，高炉还没有砌完便停了工，大队书记害怕被处理，主动请罪辞职；公社领导连夜前来查看，当场撤掉了并不负责砌高炉的大队长的职务，罚写三篇检查，每篇不得少于一千字，还不许找人代笔。这对文化不高的大队长等于实施了“酷刑”（好在书记是自己辞的，否则也会遭此命运）。但公社领导现场提名了好几位新书记和大队长，全都遭拒；他不知道丁家堡已有高龄老人暗中发话，只以为这个村的人们思想落后，不识时务，气得五迷三道，拂袖而去。于是，丁家堡的“大炼钢铁”胎死腹中。后来从邻村传来为炼钢铁很多村民的铁锅和锄头都被投入炉火的消息，人们方知本村老者的话十分中肯，纷纷地悄悄来老者家跪谢。

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漫长中国史，流传下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有用无用的箴言警句，北方乡间对其中一句话特别在意，就是亚圣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似乎也不算稀奇，关键还有

不必说出来，却人人心里默认的另一句话：“生闺女不算，必须是儿子。”对于丁老倔来说，这样的体验更加深刻，他是五辈单传，他也有过姐妹，但到了结婚年龄就都出嫁了，“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家里的大事小情全是他两口子打理，老爹老妈卧病在床的时候，姐妹顶多前来看一眼，待不了俩小时就匆匆回去，那边还有一大家子，即使她们不想走，老爹老妈也要轰她们，根本没想指望她们。丁老倔则不同了，你是家里延续香火血脉的正根儿，将来房子土地一应财产只有你能够名正言顺继承。想到这一点，丁老倔对身下芦柴似的丁香花愈加下力了。村里的土医生曾经这样威胁过丁老倔：“丁香花的小身板竟然生过三胎而不死，已是奇迹，也是侥幸，绝不适合再怀孕了，否则便有生命之虞。”

“啥叫‘之虞’？”

“就是‘噎儿屁’。”

丁老倔锁紧眉头把一口黏痰射向一棵树，心里暗骂丁香花为什么瘦得像灯草，怎么喂也喂不胖。这些年丁香花的脸色一年不如一年，蜡黄夹杂惨白，走起路来飘啊飘的，只要外面刮起西北风，丁老倔便不敢让她出屋。

位于中国北方平原的丁家堡亦有千年历史，算得上是有了底蕴的古老村落。如此长的悠悠岁月，留下数不清的乡俗俚语也是顺理成章。其中一条很古怪：头顶如果闪过流星，家中必出大事。别的不说而单说这条，丁老倔因对这话深信不疑，从工地回到家就与丁香花做成一处。十个月后，没等土医生来家上手，丁香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瘦成一把的丁香花却又大出血昏死过去，眼看就要咽气。土医生在给予了愤懑责骂的同时施以援手，拿出看家绝活，给丁香花服了一种自制的用香灰与草药合成的黑色丸药，并施行针灸，为丁香花止了血，勉强挽救一条命。五辈单传的丁老倔盼星星盼月亮，想要个男孩。前面虽已有了三个女孩，却怎能满足他的心愿，只是碍于丁香花身体不行，他好几年没有造次。待到遇上流星，便连丁香花的生命之虞也顾不得了。前些年他曾经天天夜晚在村街溜达，祈盼头顶来一颗流星。结果，在工地上真的遇到了；结果，真的生了个儿子。土医生这样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么对

待老婆，罪该万死。”没有其他办法，丁老倔单腿跪下，一杯山芋干老酒举过头顶，烦请土医生嘴下留情。事后请土医生开偏方调理丁香花身体，自不在话下。

待儿子懂事后，丁老倔把流星的神奇故事讲给他，谁知，得到了小孩子的一顿无情嘲笑：“我们老师讲过流星的故事，您的乡俗俚语早该改改了。”丁老倔给了儿子一搥子。他坚信老理儿。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是“丁辰星”，有些虚张声势，管他呢，又不是别人的儿子。

他在儿子落生后曾经找到镇里的小学校长嘀咕：这小子来历不凡，什么名字最吉利？校长道：“你若非信那些，可以考虑‘辰星’二字。辰星就是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阳光总是象征吉祥。”丁老倔信服地连连点头。校长又道：“古时候西方人以为水星不是一颗而是两颗行星，他们在暮色中见到它时，称它为‘墨丘利’，在晨曦中见到它时，称它为‘阿波罗’。后来人们终于知道了墨丘利和阿波罗就是同一颗星，就称水星为‘墨丘利’。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专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他头戴插有双翅的帽子，脚蹬飞行鞋，手握魔杖，行走如飞。”丁老倔听不太懂，不过，对校长仍然十分宾服。这个校长就是黎锦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村里另一个姓刘的农家在丁辰星诞生的那天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城里的亲戚来看望他们带了两只菠萝——那时候物资紧缺，这可是不易看到的稀罕物——于是他们给女儿取名为“刘菠萝”以示纪念。丁老倔到公社派出所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遇到刘家给女儿上户口，丁老倔听到“刘菠萝”的名字，就想起了校长说的“墨丘利”和“阿波罗”是一回事，感觉这妮子正与“丁辰星”相配，如此奇缘简直天作之合，便提议两家结娃娃亲，特别指出自家小子非同一般；并且表示，如果刘家愿意，他将搭上自己的大女儿给刘家做媳妇。虽说，看上去有些“换亲”的色彩——在古风依旧的丁家堡，“换亲”是令人不齿的。于是，丁老倔找到村里的老者，请求发句话。老者道：“这两对孩子的年龄都匹配，该不该结亲，还需你们丁、刘两家自己定夺。”这就等于“客观上”没有障

碍了。

彼此知根知底，都是规矩本分人，似可考虑，刘家当家人刘连旺便亲自来丁老倔家“查看”丁辰星，验证是不是像丁老倔说的那么出众。但见一条脏兮兮的薄被子包裹的小小红肉团，那一张明月般的圆脸，确实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目光有力，鼻直口方，没有犹豫，当即踢了丁老倔屁股一脚。再看那大女儿，虎背熊腰，一脸憨相，拉了一下手，硬得硌人。刘连旺暗忖我家正缺个庄稼把式，干得过。便回身出去割来半斤猪肉由丁老倔炒了两个菜，两个人喝了一瓶山芋干老酒，“拉钩拉钩”，这桩娃娃亲算是定下。丁老倔如此态度积极，有一个因素他守口如瓶：刘家家境好于他家。刘连旺也有一个因素守口如瓶：刘菠萝五官尚可却面容黧黑，作为女孩，不太招人待见；能赚个好劳力却是意外收获。

刘连旺原名刘连忘，是个老和尚起的名字。他出生时难产，请来一位老和尚隔着布帘念经，方使他终于落生。呱呱坠地以后哭声响亮，如同唱歌，老和尚感觉不同寻常，迟迟不肯离去，看着这个娃娃想出一句成语“流连忘返”，遂将前三字送与刘家。刘家没什么文化，原文照搬，起名刘连忘。待上了私塾，真的爱忘，读前面忘后面，私塾先生建议刘家给孩子的名字换一字，即将“忘”换作“旺”。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改名以后刘连旺确实书读得不错，解放后得以做了好几年大队会计。后来被一个市里下来的老会计顶了，此为后话。刘连旺不愧做过大队会计，很有心计。他让丁老倔看他家刘菠萝的时候，给孩子脸上蒙了白纱巾，说是怕孩子受风。丁老倔本来对女孩子就兴趣不大，简单扫了一眼，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问了问孩子落生以来闹没闹病。刘连旺便一迭声道：“没病没病，壮得像牛犊子。”

自打丁辰星落生，丁老倔就打定主意，要好生呵护这个儿子。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找媳妇自然要家境好些的。但毕竟自己家境不如意，儿子免不了要穿姐姐们的剩衣服。但因为姐姐们的衣服并不多，替换下来的往往已经大窟窿小眼了，也好，丁老倔说，可以几件拼一件，洗乏了的旧衣服软和。丁香花拖着病弱

的身子常年偎咕在炕上，给几个孩子“拼接”缝补衣服，好像总有缝不完的活儿，难得见到她走出屋子。

转眼三四个月过去，丁辰星赖赖巴巴的不见长，还像个病秧子总是感冒，咳嗽，一阵阵的还喘，丁老倔秉持“是药三分毒”的乡俗俚语，到公社集上买了酸梨煮汤喂孩子，或是用白菜疙瘩、青萝卜、葱白切成丝熬汤喂孩子，只要不发烧，断然不肯去请土医生。他知道，土医生如果前来，便首先会唇枪舌剑夹枪带棒来一通尖酸刻薄的奚落。再说，家里并不富裕，每个月都是嘴顶嘴地过。看病花钱，实在是奢侈事。于是，丁老倔顺理成章感觉只有一个儿子不保措——他不敢想丁辰星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冥冥之中感觉丁辰星这样的身板恐怕在传宗接代上不会给丁家作劲，不知儿子将来是否也是只生女儿，或干脆不能生（村里好几个家庭都没有孩子，为了养老，只能领养，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骨血，谈不到传宗接代，而且将来会不会孝顺，也难以推断）。丁家不能因为丁辰星是六辈单传而在传宗接代上再生么蛾子，弄个绝后，那他这个当爹的就罪过大了。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他待老婆身子骨刚刚稳定一些，就提出继续造小孩。偏偏这个时候他在晚上遛村街的时候又遇到了流星，遂一口咬定他命里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当夜便“强暴”了丁香花。丁香花几乎是哆嗦着颤抖着战栗着接纳着他。当初之所以娶了病病歪歪的丁香花，是因为两家祖上关系不错，虽都穷，但互相不嫌弃。起初丁老倔感觉“拾了个便宜柴火”，哪知丁香花被娶进门后三天两头儿闹病；那丁香花没有远嫁起初也只觉得丁老倔老实可靠，哪知丁老倔炕上欲望了得，简直如下山虎。洞房之夜她就被丁老倔砸得昏厥了半宿。当时丁老倔丝毫没有慌张，他把丁香花收拾干净了就搂在怀里鼾声大作了。因为村里的坏小子事先告诉他：女人有可能出现大呼小叫的情景，不要害怕，那是舒服。于是，丁香花的昏厥没有吓住丁老倔，更没有阻止他的继续进攻。后半夜丁香花刚刚恢复知觉，就又遭到来势凶猛的急风暴雨。丁香花气得差点没疯了：敢情女人的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天天承受猛兽的蹂躏啊。后来丁香花逐渐适应了，间或也

得到些许快感，却根本不能尽兴，刚刚出现一点苗头，丁老倔那边已经宣泄完毕偃旗息鼓，如同一摊烂泥倒在一边了。她因此也根本不知道果真尽兴会怎样，而且，女人尽兴究竟有没有必要，她从来没听别人说过女人在这方面还要“尽兴”的话题，因此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奢望。

丁、刘两姓的人们陆续登场，不知道黎锦文对这个开篇是否满意？

第一章 揪心的五辈单传

如果你是五辈单传，会因为不能传宗接代而着急上火忧心如焚吗？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是丁家堡的乡俗俚语。对于多生几个孩子，丁香花并没有异议，怎奈她不想早早就死。她真怕死在生孩子上。眼下她已经明明白白看见自己在朝着“黄泉路上”走了。说丁老倔没有人性，似乎也说不上，他在追求“有后”，追求“保措”的“有后”，不也是人性的表现吗？丁香花说不出更深的道理，总之是不想完全怪罪丁老倔。那么，只有从自身想办法。明的拂逆不行，就来暗的。

一天丁老倔下地干活出门以后，丁香花迟疑了几分钟，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偷跑出来，去找土医生商量对策，请土医生给她做个麝香包带在身边。土医生道：“眼下国家鼓励生育，你这事我还真得给你打个‘驳拦儿’；有个叫马寅初的专家建议‘计划生育’，结果被撤职查办了。我如果帮着你干这件事，让丁老倔知道了，不得把我送公安局啊。”没办法了，丁香花便找到村里最年长的老者，烦请老者说句话。不知老者是不是也怕担责任，推脱道：“你只管找土医生吧，他肯定有办法。”

土医生见皮球又踢回来了，便只得帮丁香花想了个办法：给她上环。那时候医院里并没有推广和使用上环事项，甚至在中国是否发明了现代上环技术，也未可知（资料显示：人类探讨上环技术由来已久，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技术先进的“格氏节育环”开始在德国普及，随后日本 Ota 设计了车轮状塑料环，十年后 Ota 环应用金和涂金的银环，据称其效果好于“格氏环”。1957 年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在以色列报道三百二十九位妇女的试用效果，医学家石滨在日本报道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四例试用效果，其失败率各为 2.5% 和 1.7%，而无明显并发症，于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62 年联合国人口理事会建立了合作统计规划，对各种节育环进行了广泛评估；两年后举行第二次节育环国际会议，对各种节育环进行研究分析，并对四万名以上上环妇女进行国际性评估；十二年后于开罗召开第三次节育环国际会议，发明了以塑料节育环为载体加入金属、激素和抗出血药物等技术，称为第二代的活性节育环，但并不排除某些使用者会出现副作用)。

丁香花一门心思打算避孕，而时下国家并没有实行节育政策，甚至在城市里生孩子多还有奖励。因为通信设施落后，信息闭塞，土医生并不了解世界上的避孕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他的上环技术来自祖传，来自祖上的祖上，历史也十分悠久。他的“环”是自己用鸡肠子做的，他偷着给村里另一个妇女上环之后，那个妇女曾经出现十分严重的流血现象，他又想了很多补救办法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声誉。上环，并不是没有风险，只不过这种风险并不是每个上环女人都遇到。土医生把这一点告知了丁香花。丁香花陷入了苦思和纠结。她坐在土医生家里，好长时间不吱声，愁得眉头锁成了疙瘩。

土医生有所不知，丁香花愁的是另一件事：丁香花不可能自己为自己上环，她弄不了，需要别人动手，可是她又不愿意让土医生触摸自己。她斜眼看土医生的时候，似乎发现他在咧着嘴坏笑，其实那只是他的一种惯常表情，但她对此不能接受。她是从小在丁家堡长起来的，丁家堡的古风不容许她对丈夫以外的男人解腰带。她在生丁辰星的时候，之所以在土医生未到身边就生了下来，其实是吓的，当时听到土医生已经来到外屋，她的精神一紧张，羊水一下子就破了，在接生婆帮助下把个丁辰星像拉屎一样拉了出来。此刻她憋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吭哧瘪肚地说：“容我回去洗洗。”逃也似的离开了土医生的家门。走在回家的路上，就一再否定要上这个环的念想，可是，不这么干，每次生育就都要在死亡线上挣扎。怎么办？愁死人啊。

丁家堡人常言，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就让土医生上手；不，

丁家堡人又道，“不贞”的女人应该“骑木驴”，生不如死。那么，什么叫“贞”，什么叫“不贞”……没什么文化的丁香花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她正闷着头往家里走，在过道里碰上了大女儿丁牡丹。丁牡丹笑嘻嘻地拉着母亲道：“妈，我正四处找你，赶紧跟我回家一趟。”

“啥事，生产队发粮食了？”

“别总想吃的，进屋你就知道了。”

大女儿已经十五六岁，在公社小学毕业后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刚刚成年便出落得膀大腰圆，颇有丁老倔的风范，身板比母亲差不多宽了一倍。娘俩进了屋，见一个穿着乡下人很少穿的银灰色条绒褂子的细皮嫩肉的年轻后生坐在炕边，正跟丁老倔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见丁香花回来了，连忙喊了一声“伯母”就涨红了脸，搓着两手，讷讷地看着丁牡丹。丁牡丹和母亲不一样，快人快语：“妈，是这样，小马哥是城里人，这几天下乡来到咱们生产队，队长安置小马哥暂时住在咱家。”

丁香花眨着眼睛：“你是工作队还是……”

以前闹土改的时候，村里也住过工作队，也有这么年轻的毛头小伙子。小伙子道：“我叫马全德，是学习邢燕子来到咱们丁家堡的，以后我有可能就扎根不走了。”

“邢燕子？邢燕子是谁？”丁香花虽性格懦弱，也忍不住多问几句，因为小伙子毕竟要住在自己家里，自己要管他吃，管他住，接下来的问题是：生产队怎么跟我结账？给我多少补助？如果生产队根毛不拔，我就要鼓动丁老倔找他们理论理论。

丁老倔一直在闷头抽旱烟，此时吐出一口烟雾，道：“问这么多干啥？生产队让咱接待咱就接待，反正年底分红给咱增加一份就是。大队会计已经许愿了。”

“是这样，”小马哥开口道，“今年，高小毕业后的邢燕子没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干得风生水起，全国报纸电台都在报道呢。所以，我学习邢燕子，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而主动要求下乡了。”

“怎么会到了我们村？”丁香花还在追问，丁牡丹急忙掐了母亲胳膊一把，自己却目光炯炯地盯视着小马哥。

“我要求到最艰苦、最穷的村去，上级领导就把我分到咱丁家堡了。”他感觉守着矮人说短话不好，急忙更正，“也不是最穷，而是最古朴的村落，便于接受锻炼。村里对我非常重视，初来乍到，就安排我做了大队团总支宣传委员。”

“牡丹，你去到生产队借半袋玉米面去，没有现成的面子有粒子也行，回来咱自己推。”丁香花要支走丁牡丹，可是丁牡丹目光灼灼地看着小马哥不想走，丁香花使劲剌她一眼，她才嘻嘻哈哈恋恋不舍地离去。丁香花虽然对自己的丈夫百依百顺，对小马哥的突然到来却表现出“狠”劲——其实善于隐忍的另一面往往是狠，既然对自己狠，就有可能对外人也狠。她一边反身用暖壶给小马哥倒了一杯水，递给小马哥，一边慢悠悠地说：“我家三个闺女，都半大不小，也都出落得有模有样（当妈的总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好），你年纪轻轻可要把持住自己，既不能说走板的话，更不能勾搭她们。她们都比你小，你这么细皮嫩肉的肯定吸引她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用行动向毛主席保证，向邢燕子保证！”小马哥涨红着脸，双脚立正，给丁香花规规矩矩鞠了九十度大躬，转身又给丁老倔鞠了躬，然后就再也坐不住了，开始搓着两手恭恭敬敬站立着听丁香花教诲。

门外闹嚷嚷地走进院子几个人，是新任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后面跟着扛了半袋粮食的丁牡丹。进屋后大家一阵寒暄客套和交代，算是安置了马全德。领导们走后，丁老倔便把盛粮食、农具的西厢房收拾出来，丁香花用炕笤帚仔细清扫了土炕，铺了马全德自带的被褥，丁牡丹便在炕洞烧了一把秫秸，热热炕，眼看就入冬了，西厢房比正房要冷啊。

可是，这样和谐的局面刚刚开始，就出现了逆转。晚上，增加了马全德的一家人要坐在一起吃饭。家里那张黑黢黢的比八仙桌子小一号的快要散架的吃饭桌坐不下这么多人，马全德提出坐在一边吃，可是丁老倔不同意，说好像我们慢待了客人似的，如果这个时候书记来了，我们就不好交代。直说得马全德脸上一红一白的。丁

香花便杵了丁牡丹一筷子，示意她到一边去吃，离开吃饭桌。但丁牡丹眼睛全在马全德脸上，对母亲的警示全然不顾。丁香花只得开口道：“牡丹，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现在家里有了客人，你就要负责盛饭盛汤，就不要上桌吃饭了。”丁牡丹听了这话，把嘴撅得老高，端了饭碗坐到一边小板凳上去了。丁老倔把筷子在碗沿上“啪啪”磕了两下，然后给马全德布菜。其实没有什么菜，只是炒了一大盘早萝卜丝加猪肉丝。早萝卜是现成的，猪肉丝是找生产队借钱由丁牡丹到集上割的肉。干粮就是玉米面饼子。

看着马全德吃玉米面饼子也咽得很顺溜，丁老倔忍不住问：“还吃得惯？”

马全德道：“吃得惯，在城里也常吃。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说个话题啊，”他扫视了专心吃饭的一家人一眼，“最近有一首诗非常流行，脍炙人口，你们想不想听听？”

大家面面相觑，都没什么文化，更不懂什么诗不诗的；就算丁牡丹上过小学，二女儿、三女儿也正在读小学，对诗歌略知一二，怎奈丁老倔和丁香花不感兴趣的事，三个孩子断然不敢随便插嘴。但丁牡丹还是在一旁忍不住说了句：“说说看！”

马全德便举着半拉玉米面饼子，一边挥舞一边朗诵道：“问天，天上没有玉皇；问地，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要建设天上海洋人间天堂！”然后，顿了一下，补充道：“作者是农民诗人匡荣归。是不是很传神，很有气魄？”

二女儿丁月季插话道：“我们老师在班上也念过这首诗，他没念‘问天’和‘问地’，也没念最后一句。”

马全德一下子找到知音，来了兴致：“那是后来人们加工了啊，原诗却是都有的。”便说起了什么叫“天堂”。“资料上说，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其次，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